

黑土地军事文学★非战争军事行动纪实卷

李占恒◎著

万名罪犯

大转移



白山出版社

BAISHAN CHUBANSHE

黑土地军事文学·非战争军事行动纪实卷

万名罪犯

大转移

WANMING ZUIFAN *DA* ZHUANYI

李占恒〔著〕

白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名罪犯大转移/李占恒著. —沈阳:白山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80687-655-8

I. 万… II. 李…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5738 号

出版发行:白山出版社

地 址: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 编:110013

电 话:024-28888689

电子信箱:baishan867@163.com

选题策划:邢志有 董志新

责任编辑:孙福同

装帧设计:赵连志

责任校对:李守勤

印 刷:中共沈阳市委机关印刷厂

成品尺寸:145×210 毫米

印 张:9.25

字 数:24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5 月第一版

出版时间:200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2500 册

书 号:ISBN 978-7-80687-655-8

定 价:20.00 元

1998 年
大洪水席卷中国
傍依嫩江的九座监狱被洪水围困
万名罪犯生命岌岌可危
狱警、武警受命带领万名罪犯大转移
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故事
将人性之光推向极致

——作者

目 录

开 篇 画面·外套·一席话 / 1

第一章 背后有九座监狱 / 9

嫩江大铁桥，继马占山抗战失守，又一次目睹悲壮。1万罪犯在保卫“家园”中，保住了半个松辽平原。“犯人也是人，我们也是他们的父母官。”代价：3243平方公里土地被淹，18万人口成为灾民。

第二章 转移，被迫中止 / 48

最先撤走的是老弱病残和禁闭室中的罪犯。任务4000，完成934。“我们把犯人的安全看得比较重。”面对囚服，军人说不。

第三章 镇赉—北京 / 85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82897人。犯人暴动随时可能发生。政治局委员罗干批示：安全转移。“钦差”坦言，中国拒绝“加里森敢死队”。

第四章 上路难 / 126

要飞机没有，要渡船很少，只有靠自己的两条腿走出去。监狱长下达了一个不好执行的口令：向后转，脱裤头儿！两个陌生的警察登上吉大55号船。“逃命，不许

开枪！”

第五章 界定：正在服刑的罪犯 / 167

一条特别的规定喷发出浓烈的火药味儿。枪语——迫不得已的对话。“逃不出去，就赶紧回来。”一路之上，枪声不断……

第六章 人道，不用讲 / 203

罪犯渴得要死怎么办？战士都会办。这里并非没有仇人。“监狱长，求您给我一枪吧！”一句无可奈何的话，把罪犯提到了不能再高的位置。

第七章 8月28—农历七月七 / 248

转移最后一日是“七月七”，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她们用拳头、用指甲盖在战士身上做验证：坐牢的亲人真的出来了。“放他们10天假，叫他们去寻找妻子，儿女。”……监狱长找妻泪不流。

末 章 鲤鱼·天平·大感动 / 279

后 记 我是一个可以挤压的人 / 285

开篇

画面·外套·一席话

洪水……

洪水托起一块陆地,陆地伸展开来,是一条长长的大堤,蜿蜒的堤上蜿蜒着一支涌动的人流,那人流被水气笼罩着,雾蒙蒙,亮闪闪……陡地,光亮驱赶了雾霭,人流明晰起来——这是一支身着统一的,灰色制服的罪犯队伍!

贴近看:相互搀扶的罪犯,拄着拐棍的警察,肩着自动步枪的士兵,及傍着队伍行走的马驹、毛驴、野狗……

再贴近:罪犯、警察、士兵,一律表情疲惫的脸,步履蹒跚的腿……

水气没有再笼罩上来,任那亮亮的太阳光照耀着队伍——人流,顺着大堤,向着遥远的地平线缓缓地,不容置疑地流去……

这是1998年9月9日,中央电视台在《东方时空》栏目里,播出的一组画面,那节目的题目是《特殊的任务》,分上下两集,9日播

出上集,11日播出下集。

节目主持人在画外音里告诉观众:

1998年8月下旬,嫩江洪水袭击吉林省镇赉县境内的监狱,吉林省党政军民,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成功地将洪水围困中的1万余名罪犯进行了安全转移。

进入9月,人们被抗洪新闻大战搞得紧张的神经,随着洪水的退去松弛下来,再任何的报道,抗洪的与不抗洪的,都很难再把人们业已松弛了的神经绷紧——那不争的事实是,险情不在,人心别恋。但是《特殊的任务》偏偏把人们的感情重新激荡起来,尽管报道不是进行时的,是事后的报道,尽管人们不再为人物的命运担心,那事件圆满的结果已经昭示天下,但是罕见的中心事件还是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关注。

如果人们没有记错的话,这是共和国电视屏幕上首次出现的大批罪犯形象,不是戏剧,是新闻报道;不是虚化处理的画面,是真实的电视镜头:衣服褴褛着,表情疲惫着……不但给你远景,给你中景,也给你特写……无须讳言,抗洪新闻大战中,有为数不少的报道有“导演”的介入,但是《特殊的任务》是真实的,无懈可击的电视纪录。真实的细节,在这里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心理效果,人们相信这个报道。

余下来的是人们的思索,那思索的引导,是两个单词:

一个是名词:罪犯。

一个是数量词:1万。

那位因著《唐山大地震》而蜚声文坛的钱钢,迅速调阅了电脑中的“灾难档案”,在灾难面前,古今中外的政府是如何对待囚犯的?结论:公元1998年,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镇赉县境内的万名罪犯安全大转移,是史无前例的。

共和国创造了又一个史无前例。

这是中国政府实施人道主义的丰功伟绩。

这是中央电视台记者鹿敏的妙手偶得。

在鹿敏与她的搭档,摄像师林宏赴嫩江报道抗洪时,长江、松花江、嫩江抗洪已经全面展开,报道三江抗洪的节目已经是铺天盖地了;且嫩江抗洪地位不在三江之首,人们的关注点在南不在北,种种不利因素,使搭了抗洪报道末班车的鹿敏,再报出新意,难上加难。

“事件不突出,可以做人物嘛。”

这是鹿敏的上级,著名制片人陈虹的提示。

陈虹,《东方时空》电视新闻杂志《生活空间》栏目的制片人,开篇王刚那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就是他为《生活空间》的定位。

陈虹的点播,鹿敏心领神会。

鹿敏在短短的一个星期时间里,做了两个专题:《支队长》、《没有新郎的婚礼》,都是抗洪前线的人物特写,都是讲述老百姓的故事,陈虹,都满意地编发播映出去了。

两个专题都出自一个单位——武警吉林总队。足见鹿敏的新闻捕捉力。当鹿敏思忖她的第三个专题时,陪同她采访的武警吉林总队作战勤务处处长章志刚中校,忽然向她告别,上级指示章志刚立即赶到新的作战位置,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什么任务?

将1万名犯人从洪水围困中转移出去。

鹿敏,如她的名字一样,她驯鹿般敏捷地把这个信息捕捉到了脑海里。这是职业素质的表现?亦是亦不是。诚然,作为挂有中文硕士学位头衔的鹿敏,对写作题材会有敏感的反应,但是对于军事行动的认定,没有丰厚的军事知识是不可能做到的。鹿敏是将军的女儿,父亲是集团军的副军长;丈夫是将军的儿子,公公是集团军的副政委,夫妻二人都是从军营走向大学校园,再进入社会。军事常识使鹿敏从章志刚中校派到她身边来,就认定这是一个反规律的事情,作为号称司令部第一处的作战勤务处处

长章志刚,他的身份是不可能陪同记者采访的,更何况这是抗洪抢险时期。这个任务应当派给政治部宣传处的干事。之所以叫章志刚来,有两种可能,一是他是调配中的干部,尚没有到新的岗位报到;二是业已确定转业,将走还未走。当她得知章志刚是参加总部会议归队,临时派他协助采访时,她断定,章志刚随时会被上级调走,调到与他的身份相称的位置,果然叫鹿敏猜个正着,章志刚将要去参加押解万名犯人大转移的指挥工作。

鹿敏认定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是新闻报道的重要选题,还源于她曾报道过女子监狱,她知道监狱题材的分量。“把1万名犯人从洪水围困中转移出去”,掂一掂,量一量,可以说构成这个句子的每一个词,都是新异的,都是有重量的,这些词汇的组合,是具有核一样爆炸力的……它的新闻冲击波将以中央电视台为中心,波及全中国,波及全世界。

鹿敏决定采访。

林宏同意。

一个事实,又使鹿敏中从热情中冷静下来:她当年采编的“女子监狱”,在播出时,只有监狱和监狱女警察的镜头,犯人没有出画面!那时有这个禁区,现在这个禁区还有没有?

试探,禁区依旧,地雷尚未排除:

“你们看看,那些犯人是什么形象?疲惫不堪,破衣烂衫,上了电视,不是叫人抓住,拿来攻击我们吗?”

出发点无可非议,但是用理想净化生活,不可取。放弃,那将丢掉一个绝好的选题,会一辈子遗憾。

鹿敏没有选择放弃。3年前,身在广播电影电视部当编辑的鹿敏,在《东方时空》播出一周年,采访策划人孙玉胜时,被《东方时空》的魅力所吸引,她便毅然走出广电部的大楼,应聘到陈虬的麾下。前途如何?不可知,但她跟家人说,我喜欢“未知的诱惑”。鹿敏做起了靠本事吃饭的记者。如今,面对即将发生的非同寻常事件的诱惑,她难以平静——“我的第三个节目,是‘万名

犯人大转移’!”鹿敏拨通北京电话,向陈虹汇报,陈虹听罢,禁不住叫好,问她是不是在现场,鹿敏说就在嫩江大堤上,陈虹道了一声等着,便迅速操作起来……请示所及,一路绿灯,最后,国务院司法部常务副部长张秀夫同志拍了板儿,他亲自批示,同意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吉林镇赉犯人转移。

采访路由上至下被打通。

在罪犯大转移的队伍里出现了唯一的女性。不过这位女性是“花木兰”式的:鹿敏头戴迷彩帽,身着迷彩服,那肥大的军装把娇小的女儿身整个儿地伪装起来。她与她的伙伴所携带的武器,是标有“CCTV”的摄像机。

“就在犯人堆里窜来窜去,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但是当时没有害怕,害怕,是后来的事儿。”

“遗憾电池不够了,否则还会拍更多的素材。”

够了,陈虹认为做《生活空间》的节目够了,并且不是一集,要做两集!

样片报司法部,迅速通过;中央台即时播出,于是在共和国的电视屏幕上,历史性地辟出了别一个天地,映出另一种画面:

罪犯不经修饰地走进了电视画面。

1万余名罪犯从洪水围困中安全转移。

史无前例的事件使国人一震,使世界一震。

刚好,这个时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在中国考察。

玛丽·罗宾逊夫人时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此前曾是爱尔兰的总统。

这位1944年生于爱尔兰梅奥郡的夫人,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进修于美国哈佛大学,获有文科及法学两个硕士学位,著名律师,她亲手创建了“爱尔兰法律中心”,25岁便当上了参议员,1990年当选爱尔兰第10届总统,成为爱尔兰历史上第一个女

总统。爱尔兰是一个内外皆有忧患的国家,自1171年英王亨利二世实行对爱尔兰的统治之日起,爱尔兰要求独立的斗争一日也没有停止,虽然1949年英国承认爱尔兰独立,但尚有北爱6郡问题悬而未决,爱尔兰人民要求民族统一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国内政局突出表现教派之间的摩擦,因而,安定,一直是朝野与民众追求的目标,以至将理想绘制在国旗之上:由绿、白、橙三色相等垂直长方形所组成的爱尔兰国旗:绿色,代表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橙色,代表新教徒;白色则象征着希望——希望天主教徒和新徒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团结友爱。出生在爱尔兰本土的罗宾逊夫人,心系国家忧患,以至她做了联合国的官员还不时地参照着自己国家,关照世界的人权,泰国《曼谷邮报》记者尼娜·达恩顿,评价玛丽·罗宾逊夫人,说:

“玛丽·罗宾逊夫人在爱尔兰动荡的历史同她目前的工作之间看到了某种联系——她认为,虽然现在应该是爱尔兰发展的大好时机,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那里随时都可能出现人权问题。”

玛丽·罗宾逊夫人,1997年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她的职责是负责监控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她通过设置在全球各地的20多个人权办事处,传播人道主义,搜集各国违反人权的情况。在她认为必要时,亲自出马,向有关国家的元首进行直接交涉,要求这些国家改善人权状况,并鼓励当地人权组织同政府违反人权的行为作斗争。

1998年9月玛丽·罗宾逊夫人来华履行公务,罗宾逊夫人的公务是人权监督,罗宾逊夫人是冲着中国的人权状况而来。

在两位领导人的时间表里,同一个时间里,罗宾逊夫人入境,江泽民出巡;罗宾逊夫人访问北京、上海、西藏;江泽民主席视察松花江、嫩江,一个大江南北,一个东北大平原——两位领导人,在同一个时间里,不约而同地巡视了中国洪水过后的灾区。

14日上午，刚刚拂去征尘的江泽民主席和玛丽·罗宾逊夫人会面。

谁知玛丽·罗宾逊夫人怎样与江泽民主席交换中国的人权状况？

罗宾逊夫人十分讲究服饰，单从颜色上看，不同的场合，她所选择服装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那服装的颜色成了罗宾逊夫人履行公务情绪的象征。在出席爱尔兰霍特福德民族音乐节时，与民族音乐家一起载歌载舞的罗宾逊夫人，身着一袭艳红的外套；而在视察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北约飞机轰炸的现场时，走在中国大使馆废墟上的罗宾逊夫人，则身着一袭黑颜色的外套。

会见在钓鱼台国宾馆。

当身材修长的罗宾逊夫人笑容满面地走进会见大厅时，人们眼睛为之一亮：

玛丽·罗宾逊夫人身着一身红外套。

会面。

江泽民主席与罗宾逊夫人交换起一路的见闻，二人谈洪水，谈西藏……无论谈什么，两人都没有离开会谈的主题：人权。而抗击1998年这场历史罕见的大洪水，成为两人会谈主题的切入点。

江泽民主席说：

中国1931年发生的那次水灾的规模比今年小得多，却造成了14万多人死亡。今年这场大水，我们做到了保证受灾群众有饭吃，有清洁的水喝，有住处，有地方看病，保证受灾地区的学生都能上学读书。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灾区群众生活得到妥善安置。

玛丽·罗宾逊夫人说：

我和我的随员目睹了这场灾害有多么严重，我们也目睹了中国人民在阁下的领导下为消除洪水带来的灾害所进行的卓有

成效的工作。这似乎是有意为我来华履行公务做巧妙的配合——通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向国际社会展示1998年贵国的人权发展现状。只是上帝选择了洪水，这个错误的方式。

江泽民主席紧接罗宾逊夫人的讲话，讲了一句话，算做对抗洪这个话题的总结，江泽民主席说：

在1998年这次与洪水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始终把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余下的时间，两位领导人，谈起了西藏……

当日，在《人民日报》编发本报记者罗春华《江泽民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稿子时，对江泽民主席一席话进行了忖摸，前面，江泽民主席把“人民生命”与“财产损失”相提并论；后面，列为首位的，只有“人民的生命安全”，“财产损失”未提。反复核实，罗春华的稿子无误——江泽民主席就是这样讲的：

中国政府始终把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第一章

背后有九座监狱

嫩江大铁桥,继马占山抗战失守,又一次目睹悲壮。

1万罪犯在保卫“家园”中,保住了半个松辽平原。

“犯人也是人,我们也是他们的父母官。”

代价:3243平方公里土地被淹,18万人口成为灾民。

一、说完泰来,再说镇赉

●嫩江大铁桥,继马占山抗战失守,又一次目睹悲壮

说洪水危及罪犯的生命安全,不能不先把洪水泛滥说上一说。

洪水来自嫩江,追溯洪水之源,便追到了黑龙江省的泰来县,泰来县境内的嫩江大堤决了口,洪水顺流而下,殃及了镇赉,

殃及了设在镇赉境内的9座监狱。

水利界有一个词儿,称这种外来之水为客水。

镇赉、泰来两县毗邻,两县都邻着嫩江,嫩江先流泰来,后流镇赉。原本两个县属一个省,黑龙江省,1954年才分了手。像是两个亲姊妹,泰来留在娘家黑龙江,镇赉则嫁给了邻居吉林。两县关系十分密切,本来两个县的名称没有关联,泰来,取之《周易》“否极泰来”的后两个字;镇赉,是镇东县与赉北县合并为一个县的称谓,但是不但民间把她们亲缘化了,即便是省报《吉林日报》也把“泰来”称作了“泰赉”,并且至今不变,足见关联之紧。这关联的纽带便是贯穿两县的嫩江。

据晚清年间的《吉林外记》记载,嫩江各“渡口,设有渡船6只,三年小修,七年拆造。有水手58名,水手领催2名,专备往来公文擢报,转运火饷而设。”足见规模之大。据考,那古来的驿站今天都已成为人口众多、市井繁华,彼此相交通的集镇。

嫩江带来了文明,也带来了灾害,灾害多为水灾,远了不说,自共和国成立到1998年,近50年间,便有4场全民动员抗洪的罕见大水。泰来发大水,镇赉也要发大水,两个姊妹县可谓同命相连。

1998年的镇赉水患来自客水——泰来嫩江大堤决口!

泰来县行政归属齐齐哈尔市。市委书记范广举在市委市政府召开的迎战特大洪水的紧急动员会上,用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做了概括:三百年不遇!

求证《齐齐哈尔水利志》,那上面记载,嫩江最大一次洪水泛滥于清朝乾隆五十九年,即公元1794年,水位为149.26米,而1998年8月13日的水位为149.30米!齐齐哈尔,旧称卜奎,建城于1685年,有水文记载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1685至1998,计313年!三百余年唯1998年这次水位最高,可不是“三百年不遇”嘛,这是确凿无疑的。

江桥水文站,是建在泰来县境内的嫩江大桥下的水文站。这

座知名度颇高的钢铁大桥，并非因为它在水文情报上占有重要地位，而是源于抗日名将马占山，在这里与日本关东军进行悲壮的江桥会战而记载史册。1998年8月9日嫩江大桥只是一个地貌的标志。俗话说，“海无边，江无底”，此时的嫩江已不是江，是地道的“海”。通过嫩江大桥的铁路，前一站，后一站，均泡在了水里，挥师前来抢险的解放军驻齐齐哈尔某师，将汽车开到轮渡的船上，船行“海”上，无边无沿，作战参谋只能凭江桥做参照，计算行船的距离；一个渔夫打起一条1米多长的鳊鱼！这么长的鳊鱼极为罕见，它来自上游的冷水河，是浩大的洪水把它翻腾起来，卷入洪流，落入渔网……

今日挥师增援的部队是赫赫有名的“大兴安岭扑火英雄师”，“吴大胡子”吴长富是当年的师长。当年大胡子师长率部北上扑火时，他的先锋官——“铁锤子”团参谋长顾炳荣现在是该师的师长。历史在这里出现了戏剧性：当顾炳荣大校率领“铁锤子”团和师直属队驰援泰来时，吴长富少将则带着他的集团军出击镇赉、大安。同为嫩江，一个在上游江桥，参加齐齐哈尔保卫战；一个在下游月亮泡，参加吉林西部保卫战。

仗打得很艰难，地方、军队，多头指挥；险段不明、通讯不畅，行动无序……

BP机、“大哥大”，一律不准使用，这是军队和平时期封闭管理的规定。当个别人的BP机、“大哥大”浮出水面时，便立刻征为军用。通讯中又遇到传呼台服务人员不懂军语的困难，参谋呼叫1号2号，热情的传呼小姐说，今天不是1号，不是2号，是8月9号——无奈，只好不用代号，直接呼叫师长、政委。

抗洪器材只有少许编织袋，“铁锤子”团向险段发起两个冲锋便用光了，无奈只好从老乡家征集塑料袋子，塑料袋色彩斑驳，大大小小，那是老乡家的米袋、菜袋、农药袋、饲料袋……

连日大雨，无干柴，部队无法做饭，老乡无法做饭，“不准与民争利，就是烧大腿，也不准烧老乡家的柴火！”部队只好啃一口